

Love . Kiss . Dice

(美) 依勒·赖文 著

本书获美国悬疑小说最高荣誉奖——「爱伦坡」奖



新世纪出版社

郭轩盈 李悦 译

爱的阴谋

爱的阴谋

(美) 依勒·赖文 著

郭轩盈 李悦 译

新世纪出版社

爱的阴谋 (美) 依勒·赖文 著
郭轩盈 李悦 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佛山报电脑印务开发中心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 9 印张 190 千字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ISBN7-5405-0355-6 / I · 59 定价:2.95 元

内 容 提 要

《爱的阴谋》是当代美国著名悬疑小说巨匠依勒·赖文的成名作，以其情节紧张而获全美悬疑小说最高荣誉奖“爱伦坡奖”而轰动世人。

故事是这样的：美国铜业大王金雪的小女儿桃莉在一大学读书，与一同校男生恋爱，正于热恋阶段时却自杀了；桃莉的姐姐爱伦在另一所大学念书，为弄清事实真相，与恋人告别，来到桃莉所在学校调查妹妹死因。当事情初露端倪之时，却遭意外，死前才知道杀妹妹与自己的是同一个凶手，但为时已晚。不久，金雪的大女儿玛琳又陷入爱河，求爱者正是杀死她两个妹妹的凶手，她却毫无所知。这时，出现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不速之客。于是，双方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凶手落得应有的下场，最后揭出一个血腥的阴谋故事。

本书线索单一，但布局曲折诡谲，情节险象环生，悬念迭出。特别是细节描写精采逼真，令人拍案叫绝。全书文笔流畅，故事性强，可令人穷追不舍，一睹为快。

第一部

桃 莉

1

他的计划进行得如此完美，如此他妈的完美，如今她却即将要把一切砸得粉碎。一股恨意由心底遽然升起，流遍他的全身，他那咬牙切齿的一张脸想必十分狰狞。幸好没有灯光，谁也看不见。

而她仍只是在黑暗中抽泣，脸颊在他裸露的胸前厮磨着，眼泪和鼻息灼烫着他的皮肤，令他想把她推开。

终于，他脸部的肌肉放松下来，再度将她拥入怀中，爱抚着她的背。触手可及都是温暖的，或者根本就是他的手太冷；不过，他这才发现，其实他的全身都是冷的，他的腋下淌着汗水，双腿颤抖着，一如每次事情有了疯狂的变化，而他却毫无准备，甚至手足无措时一般。他静静地躺着，等待这阵颤抖过去。他一手拥着她，伸出另一只手拉过毯子盖住她的肩膀，同时温柔地说：“哭有什么用呢？”

她柔顺地想克制自己，一边抽噎一边长长地吸气。拉起磨坏了边的毯子抹过眼角。她说：“实在是——因为我放在心里太久了。几天前——几个星期前我就知道了，可是，不到我完全确定以前，我也不愿说什么——”

抚着她背上的手已经暖和了些。“可不可能是弄错了呢？”虽然屋内空无一人，他仍压低了声音低语。

“不可能。”

“多久了？”

“差不多有两个月。”假在他胸前的脸颊抬了起来，即使是在黑暗中，他也可以感觉到她的眼光凝注在自己脸上。

“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你没把真实姓名告诉检查的医生吧？”

“没有，虽然他明知我在说谎。那好可怕——”

“假如被你父亲发现——”

她垂下头倚着他的胸膛，又问：“我们该怎么办？”而且等着他回答。

他挪动了一个位置，一方面想要加强他即将说的话的力量，一方面也希望如此可以让她也动一动，因为她倚在他胸前的体重已经压得他不大舒服了。

“听我说，桃莉，”他说。“我知道你希望我说我们马上去结婚，最好明天就去。而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我可以发誓。”他停下来，仔细考虑接下去该怎么说。她蜷曲起来，倚着他的身体动也不动地听着。“可是——假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我连你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就私下结了婚；然后，七个月后的一个婴儿提早来到世界，你可以想像他将怎么对待我们。”

“他能怎么样？”她不满地反驳道。“十八岁就算成年了，而我已经超过十八岁，他能拿我怎么样？”

“我讲这些不是开玩笑或没有根据的。”

“不然你到底想讲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她恳求道。

“钱，桃莉，我讲的是钱，”他说。“你想想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自己说的有关他的种种，和他那一套神圣的道德标准，怎么样？你的母亲不过是一次失足，而他又是

在八年以后才发现，就马上与她离婚，根本都不考虑你和两个姊姊有没有人照顾，甚至也不顾虑当时她恶劣的健康情况。所以，你想想看他会怎么样对付你？他会根本忘记你曾经存在过，而且让你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我不在乎，”她认真地说。“你以为我会在乎吗？”

“可是我在乎呀，桃莉，”他的手又开始温柔地爱抚她的背。“不是为我自己，我可以发誓绝对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你着想。你知道我们会落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俩都得辍学，你得养小孩，而我则必须工作养家。可是我能做什么？世界上根本不缺我这种还有两年才能拿到学位的人。要我再去当店员或去什么纺织厂当双手油污的工人？”

“这有什么关系？”

“有！而且关系重大。你才十九岁，而且一辈子不曾为金钱愁过，你不知道没有钱所代表的意义；可是我知道。不要一年我们就会捏上对方的脖子。”

“不会，不会，我们不会的！”

“好吧，就算我们彼此深爱，绝对不会起争执，可是我们将住在哪里？在一间满是——满是纸尿布的出租房间？一个星期吃七天的通心面？假如我看到你过那种日子，而且明知道都是我的错，”——他停下来一会儿，然后极为温柔地把话说完——“我会去保个险，然后到大街上找辆车一头撞死。”

她又开始低声饮泣。

他闭上眼睛，用那种如梦似幻的语气配合了他那难以抗拒的魅力说：“我把一切都计划得那么美好。我计划在今年暑假到纽约去，然后由你替我引见你父亲。我一定有办法使他喜欢我，因为你早已把他喜欢的、不喜欢的一切都告诉

我——”他暂停了一下，接着说：“然后等我们完成了学业就可以结婚，甚至就这个暑假也行。我们可以在九月的时候再回来念完后面的两年，我们将在校园附近拥有一间小小的公寓——”

抵着胸前的头又抬起来。“你在想什么？”她哀求道。
“为什么说这些事？”

“我希望你看到而且了解，这原是多么美好神奇的未来。”

“我懂，你以为我看不到吗？”啜泣扭曲了她的声音。
“可是现在我怀了孕，怀了两个月的身孕。”室内是一片静寂，好像一具不可知的马达突然停止不动。“你——你是不是想赖？想推脱责任？你是不是想这样做？”

“不！天啊，不是的，桃莉！”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至面对面的高度。“不是！”

“那么你要把我怎么办？我们一定要马上结婚！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呀！”

“我们原可以有所选择的，桃莉。”他说。

倚着他的身体突然僵硬起来。

她恐惧地低呼：“不！”然后把个头像拨浪鼓似的猛力的摇。

“听我说，桃莉！”他握着她的肩头哀求道。“我绝不是指动手术或那类的事，”他伸出手捏住她的下巴，手指压在脸颊上，稳稳地攫着她的头。“听话！”一直等到她狂乱的呼吸稍微松弛下来，他才说：“学校里有个人家伙叫赫米，他的叔叔是三十四街路口那家药房的老板。赫米兼卖许多东西，他可以替你弄些药丸。”

他放开她的下巴，她则一言不发。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们不试试不行呀！这件事情的关系太重大了。”

“药丸——”她喃喃地说，好像这是一个新字。

“我们一定得试试，那也可能有很美妙的结果。”

她极度困惑地摇着头。“噢，天哪，我不知道——”

他伸长手搂住她。“宝贝，我爱你，对你有害的东西我一定不会让你吃的。”

她瘫软下来，头的侧面抵着他的肩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说：“那原该是多么美好，”他的手爱抚着。“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公寓，不必非等一个可恶的女房东去看电影——”

她终于说：“你怎么——怎么知道那些药会有效？假如没效呢？”

他深吸了一口长气。“假如没效，”他吻着她的前额、面颊，然后是嘴角。“假如药丸没有效，我们就马上结婚，让你的父亲和金雪铜业公司滚到地狱去吧。我向你发誓我们就会结婚的，宝贝。”

他早已发现她喜欢人家叫她“宝贝”。每次他将她搂在怀中，轻唤她“宝贝”时，几乎总能达到目的。他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也许与她父亲的冷漠有关。

他继续温柔地吻她，不断地用低沉热情的声音对她说话，不一会儿她便平静且放松下来。

他们分享一根香烟，桃莉拿着烟先给他，然后自己再吸，每一口都在她光滑的金发与大大的棕色眼睛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粉红色微光。

她把正在燃烧的烟头朝着他，做圆形和前后的摆动，

在黑暗中划出一圈又一圈鲜桔色的图案。“我敢打赌这样子可以把人催眠，”她说。然后把烟在他眼前移动，阴暗中，她手指修长的手像鬼魅般动着。“你是我的奴隶，”她贴在他身旁低声说。“你是我的奴隶，而且完全在我的控制下，你必定要服从我的每一道命令！”她是那么调皮，令他不由得微微笑。

他们抽完了烟。他看看表，在她眼前挥挥手说：“你该起来穿衣服了，现在十点二十分，你得在十一点前赶回宿舍去。”

他出生在麻萨诸塞州秋河市外的蒙塞特。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是秋河市一家纺织厂的加油工人，母亲在家中入不敷出时便去成衣厂踩缝衣机。他们属于英格兰后裔，但杂有法国的血统，他们的邻居大多是葡萄牙人。他的父亲认为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母亲却深为所扰。她是个刻薄而且不快乐的女人，极年轻的时候便结了婚，一心盼望她的丈夫有所作为，而不是一生都满足于当一个加油工人。

他极年轻的时候，便知道自己长得极好看。星期天时家里常有客人来访，总是对他金亮的头发与清纯的蓝眼大加赞赏，可是他父亲总在一旁不以为然地摇头。他的父母常有争执，大部分是因为他母亲花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来打扮他。

念书的时光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女孩子们着迷于他的美貌与魅力，师长因为他的彬彬有礼与专心听讲而喜欢他，他会在他们开始要讲重要的事时全神贯注，也会在他们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时露出会心的微笑。而在男孩子面前，他会适度的表现出既不屑于理那些女孩子、又讨厌老师的样子，使男同学也喜欢他。在家的時候，他是一个神，他的父亲终于向事实投降，开始学着他母亲崇拜他。

他开始约会时，对象都是城里较高阶层家庭的女孩子。他的父母又开始为了他的零用钱和昂贵的衣着费用争吵，幸好这段争吵时间并不长，因为他父亲原来就不是有意刁难。他母亲开始提起有关他要个富家千金的话题，当然她只是开玩笑，但她确曾不止一次的提起。

他在高中时一直是学生代联会的主席，毕业时并获得数学和科学的荣誉奖，平均分数是全校第三名。学校年鉴里记载他是最佳舞伴，最受欢迎的人物，也是最具成功潜力的学生。他的父母为他举行了一次毕业舞会，与会的有许多是来自城里高级住宅区的年轻人。

两个星期后，他应召入伍。

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奉准光荣退伍，其间曾获颁铜星及紫心勋章。他带着子弹碎片在他右胸前所留下的疤痕离开了军队。回到家后，他才发现父亲已在他服役期间因一场车祸去世。

两个月后，他离开家乡的母亲。来到纽约后，找到的第一样工作是在一家出版公司。那位人事经理一再向他保证，只要他能符合这个工作的要求，那未来真是前途无量。可是，他只勉强在送货部门待了两个星期就再也待不下去了。

到八月底时，他来纽约已满五个月，却已经更换了六个工作。没有他人的赞美与任何足以看出他即将成功的蛛丝马迹，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度陷入孤寂与极度缺乏安全感的重围中。他孤坐在连家具一起租来的房间中，挪出一点时间来做一次认真的心理分析。假如他在这六种职业中都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可能会在未来的六个工作中找到。他找出一支自来水笔，对自己的品格、能力、才气做了个他自认为是完全客观的自我评估。

九月里，在退役军人奖助基金的帮助下，他在一所戏剧学校注了册。学校的指导老师起初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他实在英俊、聪明。但他讲话的嗓音虽很好，然而他那严重的新英格兰腔仍然有待纠正。起初，他对自己也怀了极大的期望。然后，他才发现，要成为一个演员居然有那么多东西要学，比如“看着这一张照片，把你心中的情绪反应表演出来”——虽然别人理所当然的照作了，他却觉得荒唐无比。他唯一用一点心思去学的只有语言训练，他实在听厌了人家挑他的口音作为缺点。

十二月，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不久，他认识了一位风韵颇为迷人的寡妇。她大约四十几岁，但很有几个钱。他们的交往持续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他离开了戏剧学校——要下这个决心并不难——把他的下午时间全心全意地用来陪伴她逛百货公司，当然其中某些东西是为他添购的。

起先他也因明显的年龄差距，而觉得与她外出颇为尴尬，可是不久居然也就习惯了。然而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之所以不满的原因有二：第一，她的脸确实还蛮吸引人的，可是身体却很不幸地连一点吸引力都没有。第二也是两者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他从电梯操作员口中得知的：他也只不过是她半年一换的许多年轻情人之一而已。他又处在一个没有前途的地位，使得他的幽默再也无法表现。

因此一到第五个月底，她对他如何打发那些没有她的夜晚不再那么好奇时，他棋先一着地告诉她，因为母亲病重，他必须回家。

他真的回去了一趟，可是那是在典当了一只菲力浦手表，并把高级西服店量身剪裁的西服上的标签不情不愿地除去后，才回家的。整个的六月初，他尽是在屋里踱步，暗暗

惋惜这个寡妇为什么不更年轻而且更漂亮一些，那样他或许便可以和她建立一种更永久性的关系。

也就是他的计划肇始的时候，他终于决定还是去上大学。他在当地一家食品店找了个暑期的工作，那是因为退伍军人奖助基金虽然会替他付学费，可是生活费还是相当高的，而他计划中的学校应是一座昂贵的私立学校。

他最后选定了爱荷华州蓝河市的史铎德大学，这所大学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中西部有钱人家子弟的乡村俱乐部。入学申请很快就获得了通过，因为他有一张相当辉煌的高中成绩单。

大学一年级时，他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是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国际性农具公司的副总裁。他们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睡觉。五月时，她告诉他，她已与家乡一个男孩订了婚，希望他可别太认真。

二年级时，他认识了桃莉·金雪。

他找赫米要到了两颗灰白色的胶囊，代价是五元。

平常他们总是在艺术馆和药剂大楼中间广大的草坪上，一条位于树丛隐蔽处的长凳见面。这天晚上八点钟，他走过白色的水泥道直直穿过草坪时，桃莉已经先他一步抵达了。她僵直着身子坐在那里，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身上披着一件深色的斗篷以抵挡四月的沁寒。晕黄的路灯透过稀疏的枝叶，投影在她脸上。

他在她身边坐下，先亲吻她的双颊，她也温柔的欢迎他的来到。透过艺术馆长方形的窗子，隐约流出几十架钢琴各弹各的混合在一起后那不知所云的乐声。过了一会儿以后，他才说：“我拿到药了。”

一对情侣穿过草坪向他们走过来，看到长凳已被人捷足先登，便又转身走向那白色的人行道上。只听那个女孩说：“我的天，到处都有人坐了。”

他取出那个信封放在桃莉的手上，她用手指隔着纸摆弄着胶囊。“你一定要把两颗药一起吃下去，”他说。“你可能会发点烧，也可能有些反胃。”

她将信封收入外套口袋中。“里面是什么东西？”她问。